

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二

納喇性德編

䷇ 坤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也）（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

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於君也紀聞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

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為占決卜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〇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

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强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況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

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易說

五峰胡氏曰張良以兵法說它人皆不省及以說漢高則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原筮也其從沛公以復讎滅秦而濟世安民非以為亂也此仁人之心可久之道天下之正理得元永貞之義也故无咎若沛公之約法三章以收秦

民馬援之擇君竇融之歸光武郭嘉之去袁紹皆
原筮者也其相比莫非有善謀行常道守正理者
故邴原告曹操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
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非剛中者不
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趙高二世之君臣耳餘
竇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國家
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比若楚漢分爭之時
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歸賢能未盡見用韓信彭

越英布之徒不能秉此時舉賢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大功及楚已滅天下歸漢乃舉兵叛逆自取滅亡後夫凶也況隗囂之徒才不逮數子方紛亂之際則坐談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舉兵圖大事者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

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本義

東萊吕氏曰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

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為此當看伊川說又曰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來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已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孑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易說

原筮元永貞无咎

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无咎紀聞　又曰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己丑課程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

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　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

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隂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比有所附合也君子周而不比比者

二人同附周則與衆合也比以一陽居中在上而五陰比之顯比者也顯比則周矣人道主交故比則吉原有所究筮有所占信不信之情必不可度又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入於邪然後可與人比而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為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

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也元永貞者可比之道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同蓋无長人之仁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乎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咎乎故唯元永貞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唯九五

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隂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衆隂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而已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古今之同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隂在下而順從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

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推本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道凶不足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

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比吉者比而吉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彊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謂九五也比比輔也一陽在上四陰在下順從之比所以吉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此合兩體言比也然比當慎不可以不與善不可以不長久不可以不正有是三者乃可以无咎以其當慎也故原筮以決其所從原再也如原蠶原廟之原比自復來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自謙至豫有艮

手持震草占筮之象故曰原筮原筮則其慎至矣復初九始於震四變成比不離於貞元永貞也元君德也善之長也乾剛之始也蓋比道之難既原筮以審之其始也相比以善其終也永貞則无咎矣不然慮之不審其始比之不善或貞而不永豈能无咎原筮元永貞者九五也九五之剛乾元也故曰元位乎中正故永貞故曰以剛中也坎往則坤來坎勞卦不寧也坤為方不寧方來也比之時

下雖比輔不敢自寧則上下相應多方來矣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謙坤三四五爻先來比之上六獨安其位而不來欲來則已後不來則履險而逼道窮而不知變故凶上六之所以凶者後夫三爻也故曰後夫凶比道貴先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此以卦體釋卦名義原筮元永貞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為五陰本義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

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衣絡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問比卦後夫凶先生曰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已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

是婦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下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易說）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修好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

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息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於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

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陰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蓋足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為表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蓋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

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地上有水相比而无間乾五王也四諸侯位坤土在上國也坤為衆萬國諸侯衆多也比師之反九二為五有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象

建萬國者衆建也建萬國則民比其國君親諸侯則國君比於天子封建自上古聖人至於三代不廢享國久長秦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此封建不可廢之驗也患封建不得其道耳得其道者建萬國是已夏承唐虞執玉帛者萬國成湯之時七千七百七十三國成周千八百國而夫子必曰建萬國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衆建則多助少其力則易制觀此則周官諸侯之制疑若非周公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閒建國親諸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閒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本義

伊川說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語録

東萊呂氏曰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

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我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

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　誠信充實於内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内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已之誠素

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前遇三陰莫適比也莫適比則无所私无所私則有信而已以信比之何往不可故以有孚比之无咎矣初位在下其為器也小苟充其所受而不餒亦足以感物而助之者自能至矣況充其大者乎

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故比以忠信爲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
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
之在已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其中不
資外飾也故來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
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爲人所比盈缶是也故
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
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
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為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

自內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惟誠信充於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不正未能信者也比道以信為本中心不信人誰親之以是比人宜有咎四與初

本相應初動而正往比之則有孚信矣孚者信之應也春秋傳曰小信未孚故有孚比之无咎初六坤土坤為腹動之四成兌兌為口巽為繩土器有腹有口而繩引之坎水盈其中盈缶也缶所以汲質素之器誠之象水盈其中亦誠信充實而无間之象有孚之謂也比之有孚何咎之有故曰有孚盈缶初始也四終也初自四復位終來也四非正應謂之它子夏曰非應稱它初比之以誠信其終

也來有它之吉矣若始比不以誠其能終有它乎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陸績曰變而得正故吉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本義　終來字似將來相似

語録

東萊吕氏曰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缶无一毫虧損自然終來它吉

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烝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易說

有孚盈缶滿腹皆誠已丑課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

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比之時主比而不主應諸爻皆比二獨應五守貞性於內而不失者也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內者非枉已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內以比邪尹負

鼎于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內比之故正吉蓋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內不失已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易說

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於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

同比於五是不失己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内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衆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九五中正相比剛柔正而位當聖人猶曰比之自内者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

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貞吉正則吉也不能自重汲汲以求比動而自失其正道亦不可以行矣枉尺直尋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易傳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成湯三聘之然後起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劉備三顧之然後見聘

之在彼而起在我顧之在彼而見在我其尊德樂義之心著於禮貌之間然後就之故足與有為也不然則失身於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反為有勢者之所賤矣安得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得正則不自失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

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易說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紀聞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

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三居二陰之間所比皆不善也故曰匪人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隂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同義子夏曰處非其位非人道也三四處中人位也人道相比以正六三柔而不正處非其位遠比於上六以非道而不應近比乎六四六二以不正而不受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有能自存者也比之而人

莫與不亦可傷乎虞翻曰體剝傷象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魯桓公求會於衛至桃丘衛侯弗與之見求比而不得不亦可傷乎可傷則悔咎不必言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如齊王建所比之羣臣賓客反為秦用卒誤王建死於松柏之間不亦傷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本義）　問比之匪人

一爻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元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語錄

東萊吕氏曰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者皆不中正四應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説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

存應而比初矣君子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故雖與君子相處亦與小人相處无異矣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紀聞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

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四獨比於五所比陽也雖獨有所附所附者賢守是不變亦可以獲吉

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内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内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以五為外内外相形而後有也六

四當位不内比於初絶其係應外比於五守正不動則相比以誠矣故貞吉五以德言之剛健中正賢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歟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本義

東萊吕氏曰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

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叚之說相須不可偏易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

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危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

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

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中正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禮取不用命者乃

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　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為濫刑故邑人不誡為上用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

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從之者吉背之者凶顯比者也如三驅之法明示以舍逆取順之道也邑國中也天子之有天下諸侯之有四境其國中之民近我者也顯比之道不間於幽遠則近者必不誠也使用也上之所用以中无遠近之情不合也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

以為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親所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僞婦同井而居同巷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凡此皆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履正而上下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不窮物以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大欲也

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盡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祝網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名敵之道非所以比天下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為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立於其朝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不誡而自至矣此比道之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以水柔水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叙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是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不追順者不

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
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而
不中者矣可勝言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
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
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
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
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

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大邑人之不誡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

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比之主坎為明顯明比道者也

故曰顯比五位乎正中比者因以比之不規規以求比於物比之以中正之道所以吉也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乾五為王自四至二歴三爻坤為輿為衆坎為輪田獵之象王用三驅也艮為黔喙坎為豕震為決躁内卦為後外卦為前嚮上為逆順下為順故曰失前禽也顯比之道譬之從禽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闕其一面逆而嚮我則舍之背而順我之射則取之舍之者明比也取之者

明不比也所謂正中也施於征伐叛者伐之服者舍之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坤在下為邑謂二也邑人者二乾也二之五艮見兌伏兌為口邑人不誡也王者之比天下无遠邇无内外无親疎不以邑人近則告誡而親之不以僻陋之國遠則不誡而疎之使人人以中道相比无適无莫則吉若顯比矣其道猶狹未吉也故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或曰安知舍逆之為嚮我取順之為射取之曰

觀其所殺而知也射者從禽左而射之由左達右

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有三殺自左膘達

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為中殺射左髀達于右

䯚為下殺面傷不獻翦毛不獻鄭康成曰禽在前

來不逆而射之也去又不射也唯其走者順而射

之王弼亦曰趣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易傳

王弼謂比九五為比之主而有應任二顯比者也

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則以不變論易於初六

言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故於九五應二則言其狹也天地之閒陰必比陽未有无應而相比者初六不變則缶虚而不汲失有孚盈缶之象矣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已則舍之背已則射之顯比也雖有愛惡而愛惡出於彼之來去吾豈容心哉三苗逆命禹乃徂征不比也七旬來格舜則舍之顯其比也比之與否舜禹非私也用中之道也若曰顯比非大人之吉此可以為言

所使使之者誰歟舜命禹征亦使之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隂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上使中由上之徳使不偏也本義

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

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比九五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舍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 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九五伊川説最要熟看邑人不誡雖

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

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

處不可謂正中易說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

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

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

據比中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並易傳　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无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

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 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隂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則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舍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

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動而比上上比乎三成乾乾為首三者比上之始上者比三之終三不知比上則比之无首上不知比三則比之无終比之无首无所終矣正者宜吉然上六不免於凶者正而不知用也道與人同者也不相親比與比之无首雖正亦凶易傳

新安朱氏曰隂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

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比无所終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縁无始令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縁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

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又曰

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

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

又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易說　又曰

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无終凶而曰

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其必无首矣治疾者

必推其致疾之由也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蔡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

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葢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說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

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楊道錄遵○又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唐棣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畀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耶易說○又曰小畜傳止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己丑課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易傳○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

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

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唐棣所編○

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

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

倡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

來倡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倡也莫之敢指者

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

雨 語錄

橫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為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舍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

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已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小畜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以陰畜陽惟九三一爻受畜所畜者寡矣履以柔履剛六三不有其位履之而不處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

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本義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

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它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嘗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

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

一事說并語録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觧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

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

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易并

傳○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

藍田呂氏曰小畜大畜據其所自得也所得有小大故謂之大畜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畜之小者也剛上而尚賢畜之大者也以巽畜健所畜小也以止畜健所畜大也雲自東而徂西則雨自西徂東則不雨陰生於西陽生於東陽往交陰陰能固之乃雨陰往交陽而陽不應則何從而雨故自

我西郊者言雲自西而徂東也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四以陰居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蓋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上升也

一陰畜之未能上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咸和而爲雨矣西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隮于西之意有雨之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

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自姤進而上行至四得位上下五剛說而應之說則見畜矣一柔畜五剛則小畜大臣畜君也五爻非所應亦曰應之陰者陽之所求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四言

小畜之義也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乎中則志行於上下兩者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以兩體二五言小畜之才也兑盛陰也密雲者兑澤之氣上行也雨者陽為陰所得相持而下者也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畜君者好君也不得於君其能畜乎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此再以六四言小畜也乾天也在内

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兊西也我者內為主柔自下升天地之理陽倡則陰和西郊陰也密雲不雨陰先倡也以臣畜君雖尚往也然不待倡而先之則其施未行施者膏澤下流也柔得位待倡而往則君施行矣故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聖人言此示臣強之戒且曰陰畜陽小畜大終不可以成大事乾天下之至健至難畜者非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豈能畜之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

以斂易說

新安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至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應謂五陽健而巽至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本義○尚往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散了做雨不成所以云尚往也○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

凝結得容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

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

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

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陰

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並語錄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

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

健也但柔順以擾繫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藴畜之義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衆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

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説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易說

焦山郭氏曰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

而行是妾婦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徳美徳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徳以成己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徳則天徳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徳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徳也風行天上是為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於我大小之辨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剛德文柔德風行天上剛為柔所畜小者畜也君子以是懿文德傳言太虛無礙大氣舉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本義○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它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

德如威儀文辭之類○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並語錄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

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道不如是則有咎

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

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

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

藍田呂氏曰乾體本上乃今居下求復者也乾雖

求復當畜之時巽陰固之而求獲乎復然乾體當

復自道也巽雖固乾其體則巽六四以陰居陰獨

為正應以斯而復雖若犯上其義則吉無所疑也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為力而不能早見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

畜之道何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以履小畜二卦反復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受畜而不得復者也初者九之位九之位正也正者君子

之道初九不受畜而復四猶未為得所宜有咎然由正道而復四亦以柔道下之何其咎哉於義吉也易說

五峯胡氏曰郭子儀雖為魚朝恩所忌然朝聞命夕引道信命而行復自道者也是以姦邪莫之能害而終吉也若李光弼因讒邪之間遂擁衆不朝則不能復於道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

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本義○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爻義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來復復自道是復它本位

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為隂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耶 紀聞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隂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

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

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

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

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一有誠教字

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

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

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

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

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有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反自道三為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為失易說

藍田呂氏曰巽雖固乾而九五陽得尊位與二同物二不敢進牽五求復居中无邪又不失乾當復之義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

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辨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强勉之義雖無自復之易然强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五本二之位五動則二應同志者也二乾體剛健五巽體柔巽二

進而欲復其所五以同志牽挽而復之巽為繩為股艮為手牽復也二牽挽而後復者畜之已深不若初九自道而復為易然在小畜之時五能下之引類自助為得中道二復而在中亦不自失其正而吉兩得之也易傳曰同患相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

吉矣亦者彖上爻義本義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己丑課程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

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葢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為氣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一爻雖比六四當畜之時陰為主故三陽不得進上雖巽體以陽居上陰之盛者與三合志畜之愈固說輻而行反目不婐者也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與說輻夫妻反目與說輻不能有行也切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輻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於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葢本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成己而後可以成物爲是

故也大畜輿說輹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

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

輹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子夏傳虞翻本輻作輹當作輹上九

九三本相應若動而成震坤其輿也陽畫輿下橫

木也為輹九三見畜不可動兌為毀折輿說輹矣

其能進乎震為夫離為妻為目巽為多白眼九三

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故反目相視妻制其夫男女

失位不能正室也三四巽離有家人象故以室言之妻齊也敵夫之辭震離同象故曰夫妻初二畜於巽而復獨九三畜於六四而不復者九三失道比於四而悅之也陽无失道隂豈能畜之聖人詳言此者為陽畜於隂之戒易傳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春秋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車脫其輹歸妹外卦震也上六變離震毀車脫其輹與此爻及大畜九二同

象傳 易

新安朱氏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本義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它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語錄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葢有孚信以感之也○四

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為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懐懼而出於義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

矣然得柔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也雖惕而出終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葢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君位體巽四近而相得以正相比
臣畜君者也四不繫應於初誠信孚於五有孚也
三陽務進而上四以一陰乘之若畜之以力陰陽
相傷可不惕懼乎唯誠信孚於上而與上之志合
則物莫之傷而惕懼遠矣伏坎為血為加憂巽為
多白眼惕也血去惕出者四五相易合志之象象
辭不言血去蓋惕出則血去可知九五之剛六四
在下止畜其欲非誠信感之上下志合是嬰龍鱗

也豈能畜哉惟其有孚志合守正而見信故以此處上下之際而无咎自古人臣得位上畜乎君下畜乎衆君子不如六四之有孚未有不傷霍光之於魏相蕭望之卒見傷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明帝察察剛急治楚王英獄无辜連逮不可勝數羣臣希旨无敢以情恕者獨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出萬死爲无辜一言其言發於忠誠惻怛有孚者也其情既伸其辭既達其義既

明故帝卒從其言死罪免而恐懼亡矣正君心救

无辜何咎之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

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

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

也本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

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與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勠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惢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

之助而能濟其衆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六四為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孿如不疑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五為二所牽二中无邪乾體當復不能深距者也然陽居尊位全盛之勢可以及鄰鄰志不同均富及之巽為吾用鄰為四與上也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以畜而上下從之孿如者也孿如言從之固也從

而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得位而不尊為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故傷而去懼而出雖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為主而九五以剛者以其居巽體故也居巽之極故雖剛而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衆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為富不

以獨智為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為善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近四相得无應以分其志有孚也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四五同巽體君臣合志攣如也小畜一陰畜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於畜時雖得尊位而不能畜以其富也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有孚攣如則衆陽皆

為我所用矣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禄四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相比為鄰巽離亦鄰也富以其鄰不獨富謂富善人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舜既受堯之命有天下而堯朝舊臣如共工驩兜伯鯀佐堯治天下其執權利之日久矣舜江海陶漁之人也雖以堯命聽居其上其志未嘗不欲專命使舜不得有為於天下也然舜以

天德居天位其有孚可知固將分天職與天下聖賢共治之分天禄與天下聖賢共食之列天位與天下聖賢共守之豈姦邪之臣所能過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者遠矣攣如富以其鄰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固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

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本義

富以其鄰以上合志是説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虚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爲陰

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並語録）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

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
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
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
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
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
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
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
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

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衆以爲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

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凶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為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為正則厲矣夫月遡日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蓋小畜以陰畜陽為主其極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

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

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畜畜之以止畜極則散小畜畜之以巽極則畜道成矣上九動而畜三九三止而見畜坎見兌澤流既雨也既雨則陽與陰和矣九三不往而還其所既處也既處則不進矣陽剛健既雨既處宜一日畜之哉柔巽易入陽說而受制則剛者退避柔者尚之積之甚微至於載之而有不

知也坎為輪乾陽德也而在下巽陰德也而在上陽反戴之矣巽為婦當以柔巽從夫為德陰而畜陽柔而畜剛非德之正以是為正守而不變危厲之道譬之月也望則陰道盛滿即復虧而成巽巽畜乾豈婦德哉坎為月離為日在兊西月望之時也六四未中幾望也君子上九也陰盛陽消君子有害動而去之則正征以正行也然不可動動則凶故不得已而處有所疑也巽為不果疑也可動

者其唯小畜之初乎　易傳

五峯胡氏曰東漢閹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鄭衆始得與聞政事且宦者出入禁闥以奉承爲事者也昵比則易以親順事則易以信其後遂得天寵日侵朝權至永興之時中官近習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政令一由之出矣然賢者猶或用勢已張而未成也及元熹之末遂黨錮賢智舉不得進其勢於是乎成矣所以及此者以其昵比順事足以惑

媢人君而桓靈之君心與之同性與之合既雨既處也彼趙忠張讓之徒豈知其非日以益甚終受誅戮固其宜矣婦貞厲也雖然閹豎也而執國柄政自已出侵逼人主月幾望矣陳蕃竇武以區區之力不復顧慮誦言誅之欲以一日而奪百有餘年憑籍之權不亦難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當時君子必知疑慮徐思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本義○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

此爻而凶不應矣○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而厲○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

象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

己丑課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三